

我的書

長篇圖畫故事

胡

編 譯 者 人 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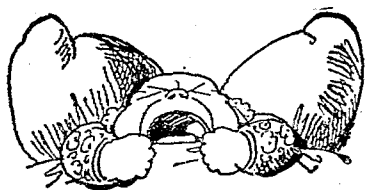


中華書局印行



3 1762 8712 0

MG
I286.8
5



我的書
長篇圖畫故事
胡塗先生

編譯者 王人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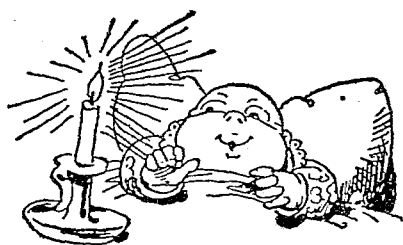
媽媽懷了三年零六個月的胎，生下一個小乖乖，乖乖真不輕，一稱有十斤，轟動了親友，傳遍了鄉鄰，大家都當這是一件稀有的新聞；並且都叫他做十斤。

十斤非常容易啼哭，只要是有一點兒不如意的事，便哭鬧起來。有時候，簡直無緣無故的也孤瓦孤瓦的號着，誰也不知道他是爲的甚麼，只苦了媽媽，整天的將護他，一直幹了兩個月，才發明了幾樣止他哭鬧的方法：

白天裏，媽媽忙着料理許多的家務



那有這些閒工夫來對付他。當十斤啼哭的時候，只要用一個乳粉瓶兒塞到他的嘴裏，立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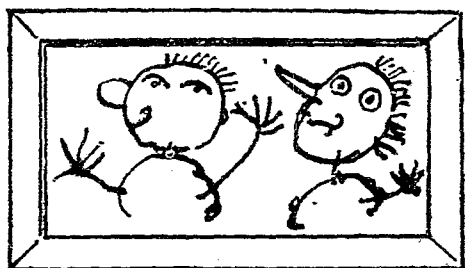
便可以使他安靜；在晚上用一個燈光擺在他的面前，也可以止住他的吵鬧。

光陰容易過去，媽媽這們勞苦了幾年，十斤已經五歲了。他生性喜歡鬧事，更是喜歡東塗西抹。在爸爸的書桌上常是



發現一些奇怪的圖畫，這些看了幾乎使人發笑。後來差不多只要是有一塊在十斤的意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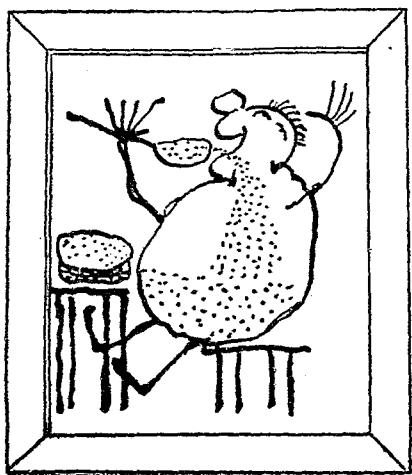
裏認為可以塗抹的地位，他便畫上一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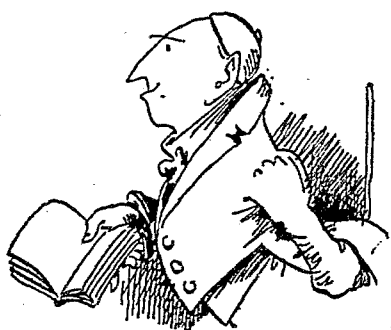
圖畫。這在成人的意識裏看來，是多們討厭的事。

爸爸真好，特為替他做了一張小畫桌，鉛筆啦，畫紙啦，預備了許多給他使用；並且告戒他不可在四處亂塗亂畫。

從此十斤整天的坐在小畫桌上發揮他的天才。他說：“人在笑的時候，兩隻手一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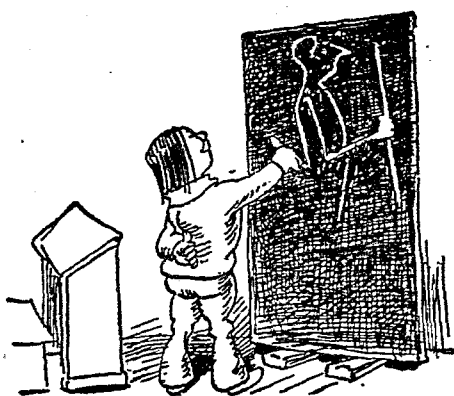


舞起來，生氣的時候，眼睛一定睜得很大。”有一次，他說：“一個人吃飯，飽沒飽，也可以由畫裏表現出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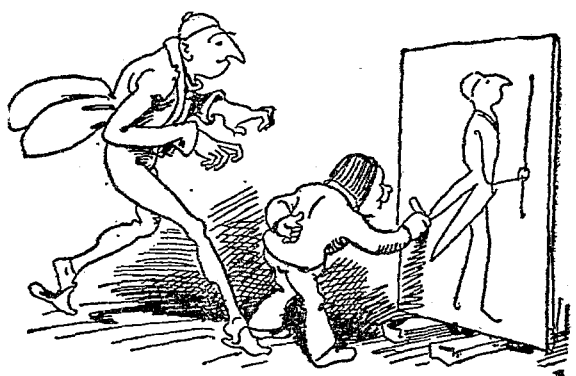


十斤七歲了，這時他正在國民學校念書。他是一個天生的聰明人，甚麼功課，他聽過一遍，便用不着再讀了。校裏的老師，都稱讚他好。只是，他因為聰明，仗着

不用溫習功課，依舊是整天的塗畫，這幾乎成了他的習慣和嗜好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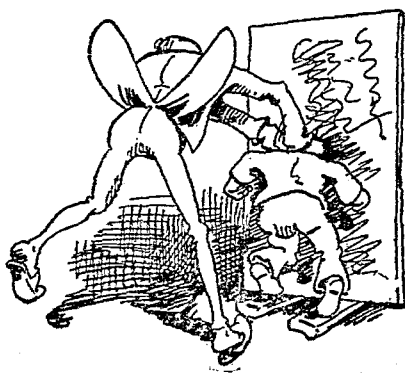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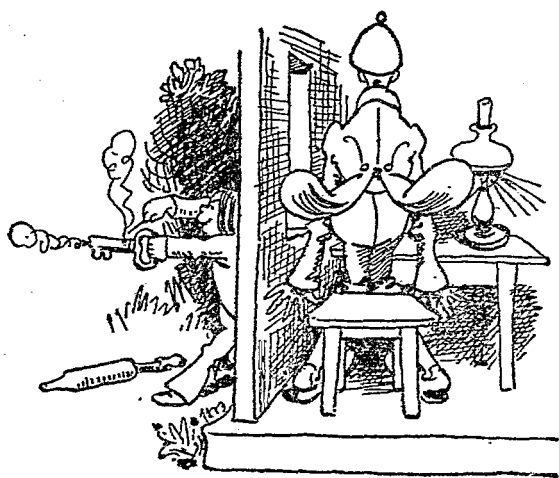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天，他在學校裏看見



張先生在上課：右手執着書，左手執着教鞭；下午放了學，他便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張先生的像，湊巧這時張先生由窗外經過，看見了，大怒，重重的打了他一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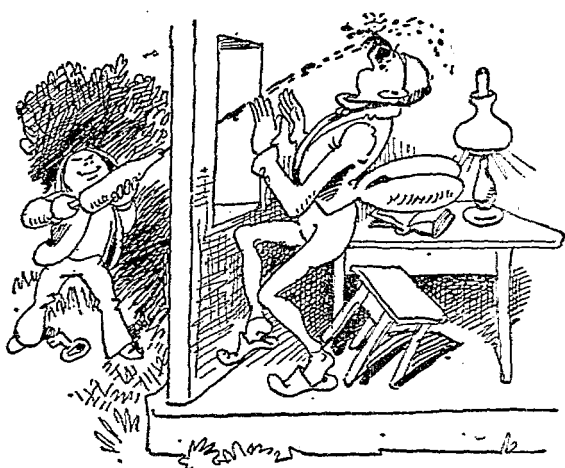
十斤氣極了，下午，他也不回家去，一直在校裏待着，因為他心裏已經有了一個主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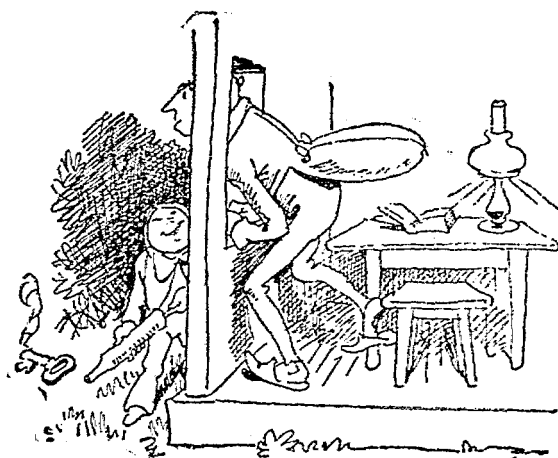


晚上，張先生正在屋子裏看書，忽然‘辟拍’一響，張先生嚇了一大跳，他心裏想，一定是一個賊人來了。他伸頭窗外，想看個明白。十斤却早伏在窗邊牆簷下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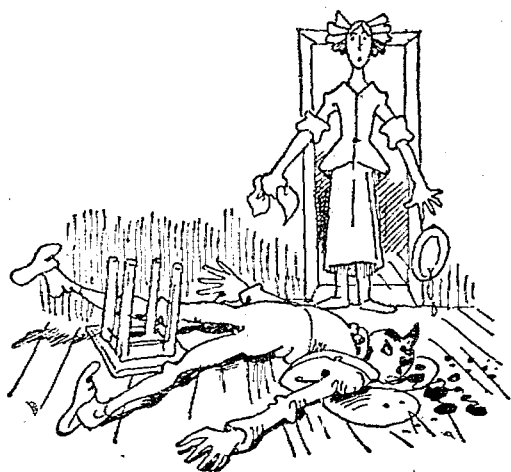
裝滿了一唧筒的水在等着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‘呖’的一聲，一唧筒



水全射在張先生的鼻孔裏。張先生的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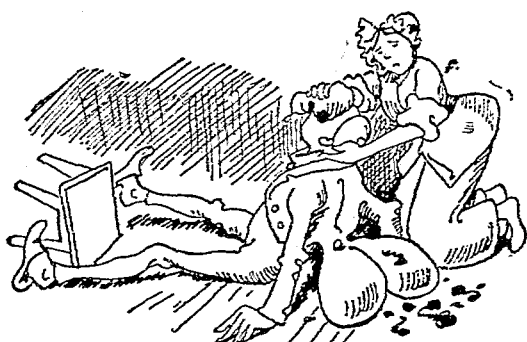


孔本來很大，加以受驚之後，不免有些畏寒，被這冷水激刺在



鼻孔裏，不由得一注鮮血，直噴了出來，登時暈倒在地上。櫈子被絆着平朋一響，也隨着主人躺在地上了。張師母正在廚房裏弄好一頓晚餐，捧到屋子裏來，被這些聲音嚇得直抖。她手裏捧着的盤兒、碗兒，也學着它們男主人的樣兒都躺在地。上，琴鈴匡郎一片磁器聲響，煞是熱鬧。

張師母雖然嚇了一跳，定了定神，也就清白了，她知道第一步還是救人要緊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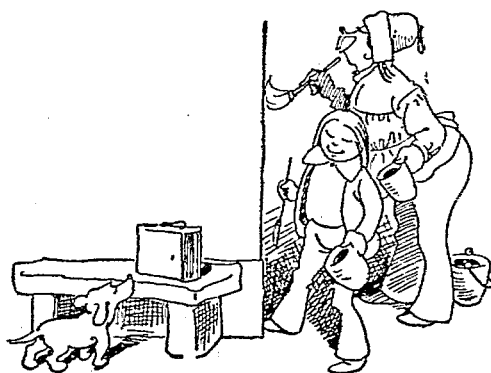
連忙跑到屋子裏，將張先生扶起來，替他揩了血漬，又倒了一杯陳酒給他喝了，才把剛才這些事弄明白。自然，他們看到院子裏的水唧筒，聯想到白天的事，知道這一個一定是十斤的報復行爲了。

第二天張先生上課的時候，有一番很長的演說，十斤一生的命運，也便從此轉變了。



自從十斤被學校裏開除之後，附近也再找不到一個相當的學校。他的爹媽覺得這孩子老是閒着，也不是路途，總得找一個所在，學一門藝業。便把他送到市上王老二那裏習藝。王老二是一個粉刷牆壁的藝人。這





種塗抹的生活倒還很合十斤的胃口，但是王老二自從有了這個徒弟，一切的鉢兒、桶兒，

全要叫徒弟十斤搬運了。最使市上那些狗注意的，便是他右手提的那隻箱子，因為裏面全是盛的麪包和芬香的臘腸。這些，便是他們在外工作時所備的午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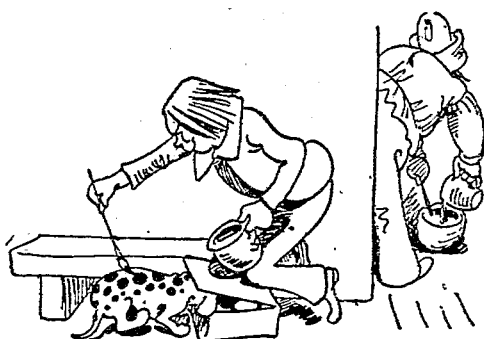
十斤故意把箱子蓋掀開一點兒，街上那些狗都被臘腸的香味引來了。

‘潑托！’

箱子從凳子
上掉下來了。



十斤一看：有
一隻小哈吧
狗鑽頭在吃
箱子裏的東
西。十斤走上
前去，將箱蓋
壓住，一隻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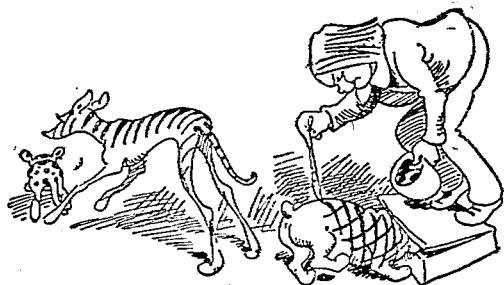
哈吧狗被他塗成一隻小豹子了。

一會兒，有一隻獵犬打這裏跑過，聞
着香味，走來光顧他這箱子裏的臘腸，也
被十斤施一點手術，變成了一隻小斑馬。



末末了，
第三隻狗也
來了，十斤說：
“現在很流
行穿格子布，
我替你做一

套格子布的皮袍吧!”



王老二走過來,看見了這些把戲,這是多們費他的顏料的把戲。王老二看着發惱了,罵道:“賤十斤,窮小子!那兒這們胡塗!”劈劈拍拍,十斤挨了幾下巴掌。

十斤本來姓胡,自從這一次被師傅打罵之後,這件事也揚得遠了。一般人也都稱呼他做胡塗了。





吃中飯了，王老二心裏想：“這孩子這般胡塗，糟踏了我這許多顏料，得讓他吃一點苦頭。”王老二打開箱子，截麵包，一片一片往自己口裏送，咀嚼咀嚼吃起



來。胡塗站在一旁，肚裏骷髏、骷髏的響着，終於王老二一片麪包屑也沒分給他。



麪包吃完了，王老二又從箱子裏拿出一條油膩膩的香腸來，用小刀剝開外面的皮，也一片一片的截着往自己嘴裏送，只引得小胡塗站在一旁，涎流三尺，並且香腸的香味激刺着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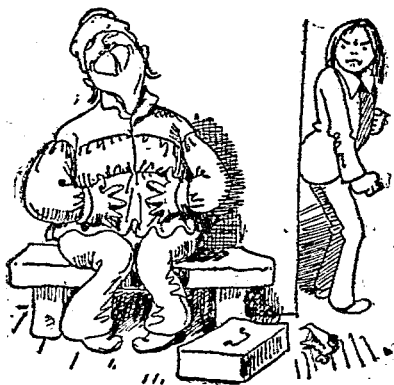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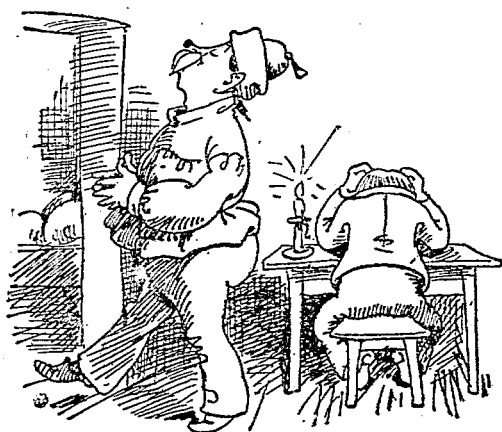


的鼻孔,使他更是十分難挨。

看看這一條香腸,被他的師傅王老二一個人吃光了,剩餘的一塊皮也已扔到地下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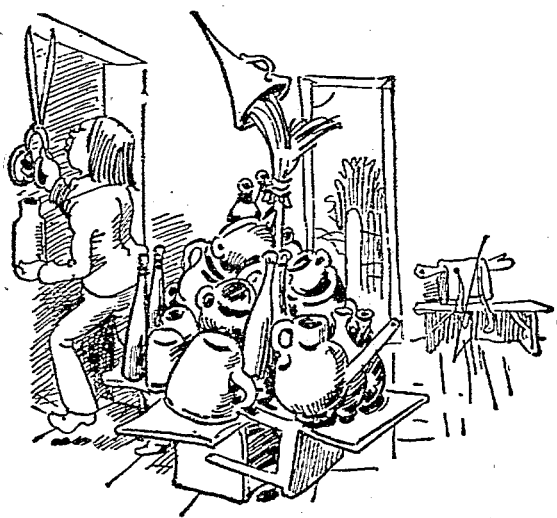
小胡塗又氣、
又惱、又傷心、
不由得兩行
熱淚一齊迸
流出來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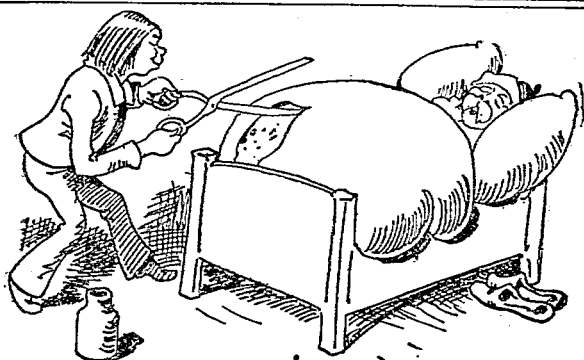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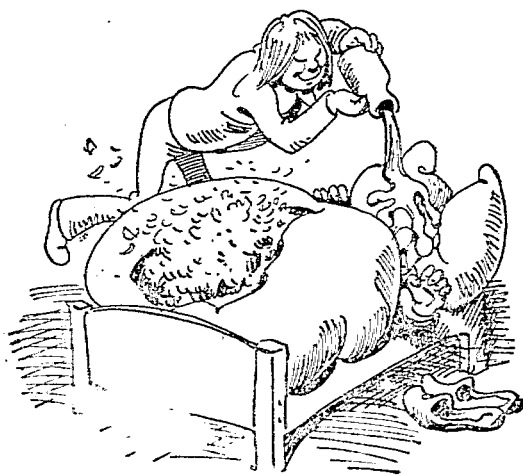
一個人獨吃兩個人的飲食,到底是不大相宜的. 不到一刻鐘工夫,王老二的肚子痛起來了. 肚子痛得十分難當了. 他只得走回家去, 睡倒在牀上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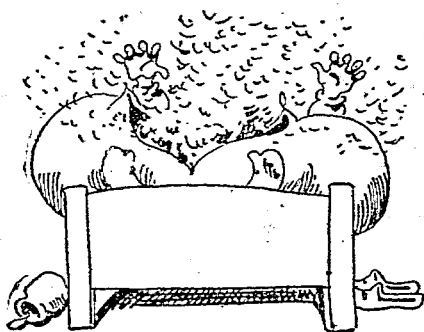
胡塗獨自坐在房裏只有一支半明不滅的蠟燭陪伴他,使他想起白天的事,非常懊惱,非常憤恨,他心裏想:“我非報這個仇,不能算男子!”





胡塗將許多椅子、櫈子、缸兒、瓶兒、疊在一塊兒，疊成一個寶塔，把自己的行李，收拾好，擺在門口的凳上，再溶了一瓶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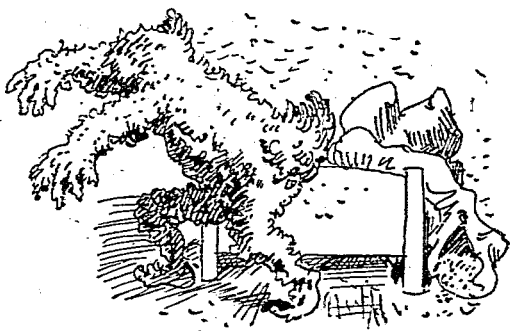




膠水,拿一把長剪刀,逞向王老二的臥室裏去了。

他悄悄的把王老二的被面剪開,又將一瓶膠水倒在他的頭上,十二月裏被這冷清清的膠水潑得滿臉,而且膠水又是粘性重的,不由得王老二不冷得打寒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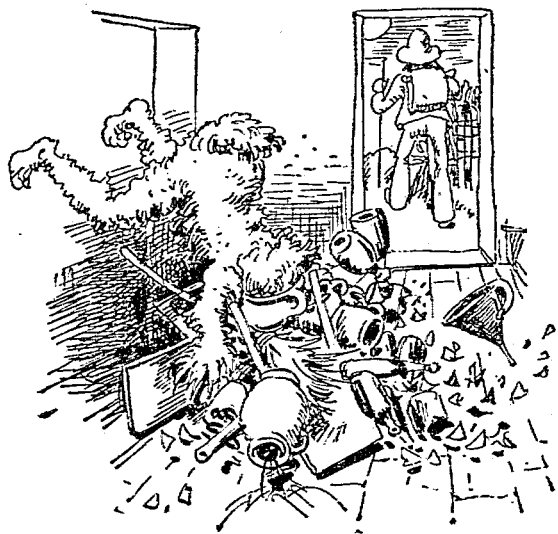
王老
二彼膠水
粘着,在牀
上亂扭,扭
得那被裏
的蘆花四



下裏亂飛.他想起身看个明白;這們一來,他滿身都被蘆花粘住了;好似一隻大黃

鳥，又很像一隻小孩玩的熊兒。

王老二跑出房門，剛巧又正碰在這隻寶塔上，只聽得瓶兒、缸兒、和着椅子、地板，琴匣平朋一片響，好似開了一個音樂會。在這奇怪音樂合奏的時候，胡塗却早已理好行裝，趁着月夜，逃出門外，走了。





胡塗趁着月夜逃走,他逃到一個城市,這裏離他的家鄉已是很遠了.他得罪了王老二,不敢回故鄉,但是他身邊沒有錢,怎能生活呢!他沒有方法,想來想去,還是寫信向爹媽訴苦吧:

最親愛的爸爸、媽媽：——

王老二待我太苦啦！

上個星期五，我已到了這裏；

我想投入術美學院去學習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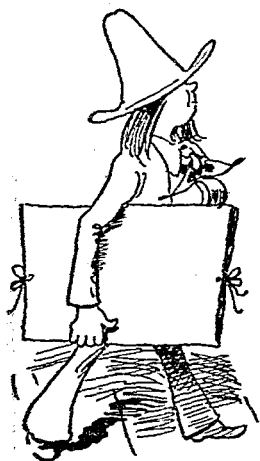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我身邊沒有幾個大錢啦！

爸爸、媽媽呀，可憐你的兒子吧！

他現在處於十二分危險的情狀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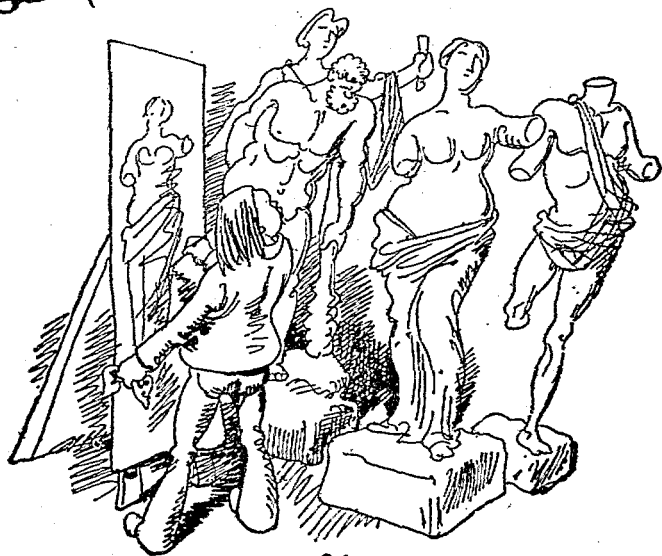
你們的兒子，快要被饑寒所襲擊呢！

你的兒子十斤



爹媽沒有不痛愛他的子女的,何況更是在子女困苦的時候呢!

過了幾天,胡塗接到了家中寄來的錢,他即刻投入了美術學院,專心研究繪畫,果然他的天才非凡,不到幾月工夫,他的成





績,常是比別人
要優美些.

光陰易過,
轉瞬五年,這時
胡塗已經十八
歲了.因爲他待
人很溫和,他的
作品也有相當
的價值,大家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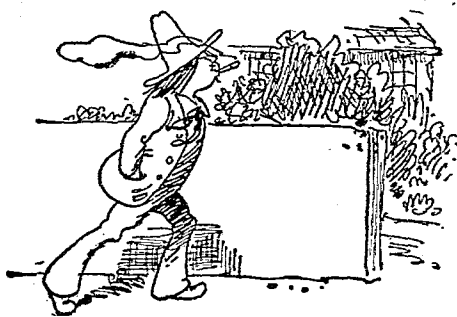
尊稱他做
胡塗先生。

却說
胡塗先生
在這城市
住了五六
年，他平日



閒着無事的時候，多半到附近一爿小酒店去喝酒，藉以消愁解悶。

到這小酒店來的人，有文學家、雕刻家、音樂家，他們長是喝得酩酊大醉，哼詩啦、唱曲子啦、舞蹈啦，各自任着他們的性情之所至，可以說是一種很浪漫的生活了



一天傍晚，遠寺的晚鐘正敲着，夕陽也剛好落山了。胡塗先生閒着無聊，銜着一根烟管，信步走到小酒店。



“現在請你先付錢，要不然我們便不能斟酒給你了！”酒店主婦板着臉孔說：這確乎使胡塗先生十二分的煩悶。他想：“我也不過欠了他們少許酒資，便值得這般的奚落我！”這時候，他莫可如何，只得踉踉蹌蹌的踱出酒店，找他的好朋友借錢去了。



在公園裏的大草場上,站着一位很可愛的少年,衣裳很美麗,舉動很漂亮,這就是胡塗先生的好朋友吉蘭澤先生.

胡塗先生走上前去,說明來意,吉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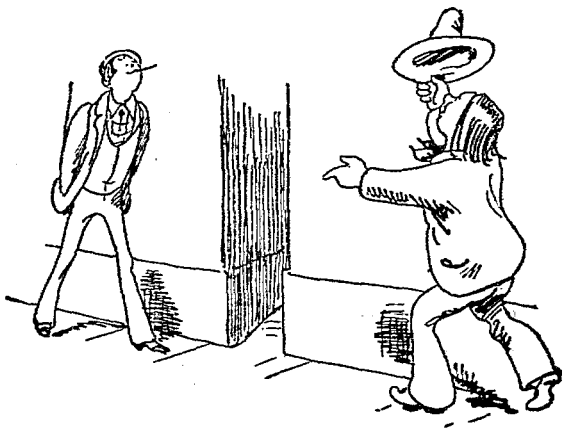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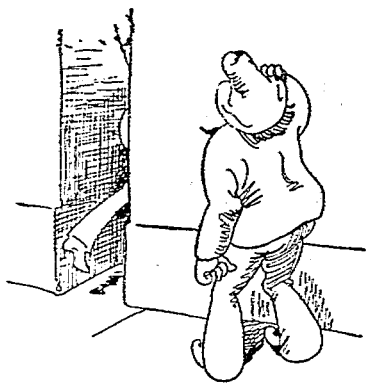


生聽了，在衣袋裏掏摸了半晌，很客氣的說道：“抱歉得很！却巧我今天錢袋沒帶出來，請您待到明天早上，

好不好？……再會吧。”說完，他便轉身走了。

待到第二天早晨，好容易胡塗先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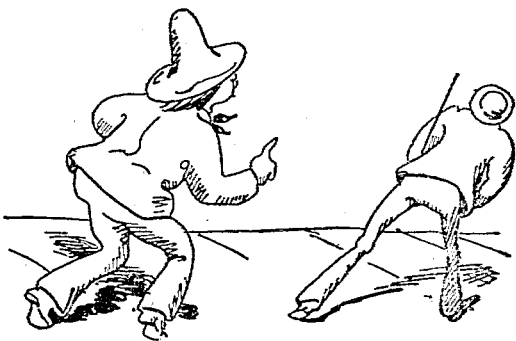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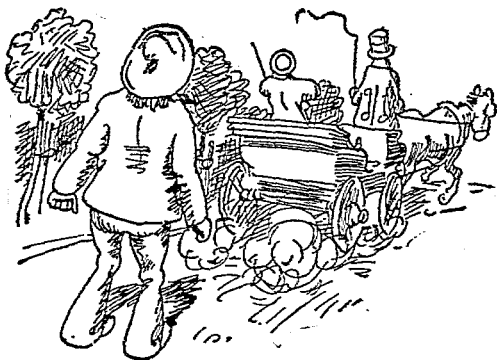
才找到吉蘭澤先生。他看見他從很遠走來，他心裏覺得十分滿意，却不道兩人正要接近時，吉蘭澤一眼看見是胡塗先生，

忙拐了一個彎，由一條小胡同溜去了。

胡塗先生連忙跟踪趕上去，吉蘭澤却已很快的跑到馬路旁邊，跳上馬車，去得無影無蹤了。

胡塗先生心裏想：他多半是到城裏那月酒店裏去了。他





很快的走到酒店，果然看見那輛馬車停在店門口，他走進酒店，只見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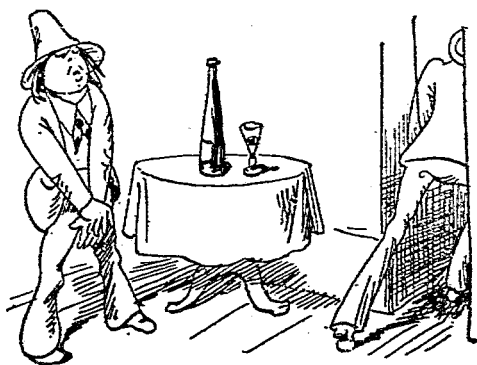
的好朋友吉蘭澤先生正在一個人獨自喝酒，他推開房門，走了進去，吉蘭澤看見是胡塗先生來了，趁着空當兒又溜了。

胡塗先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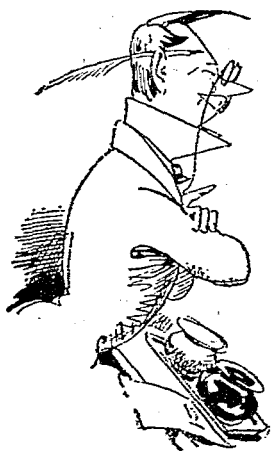
這時心裏十二分的難過，不由得嘆聲氣說道：“唉！這是我平日的好朋友！現在我只稍微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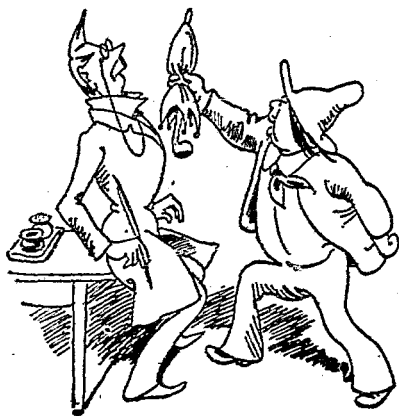
据一點，他們便這般的冷落，要是我將來當真窮困了，他們待我還不知怎樣呢！”他又想着：“唉！酒也不是一樣好東西，我何必去喝它，這些酒肉朋友，他們對於我毫沒一點益處，我何必與他們往來！”



胡塗先生自從受了這一場重大的刺激，再也不耽迷於酒食；並且謝絕一班酒肉朋友，一心的研究藝術；從此不再過這種胡塗的生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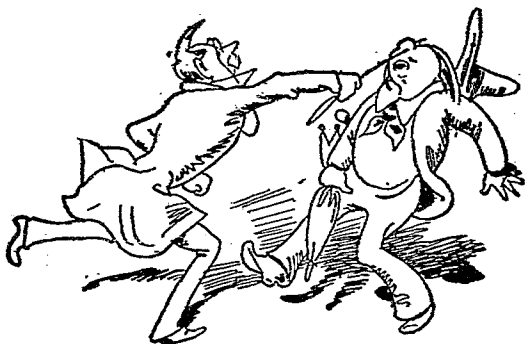
在城裏，向
特齊博士編輯
了一種報。



胡塗先生
這天忽然看見
報紙上載着：介
紹藝術家的職
業，說是經他們
介紹之後，便可
以衣食無憂。

胡塗先生

看了這個
消息，喜出
望外，這幾
乎使他發
狂了。他走



到報館裏，見了向博士，手舞足蹈的說了
半晌，別人都當他是個瘋子，不大理會他。
他惱了，舉起手裏的傘，指着向老博士，罵
他們的報紙騙人。向老博
士被他纏的煩了，舉起鵝
毛筆，直向胡塗先生刺去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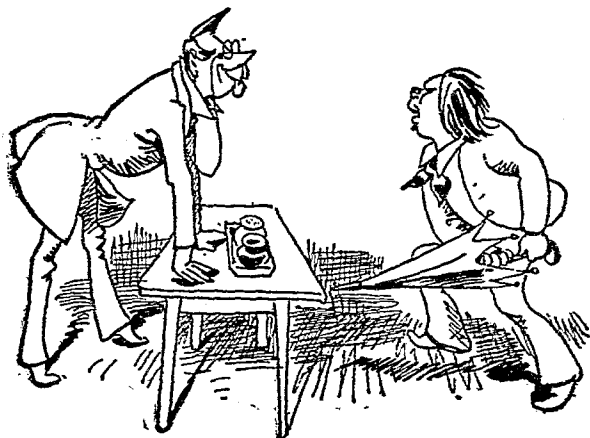
刺的胡塗
先生痛不
可當。這他
怎能忍受！
於是不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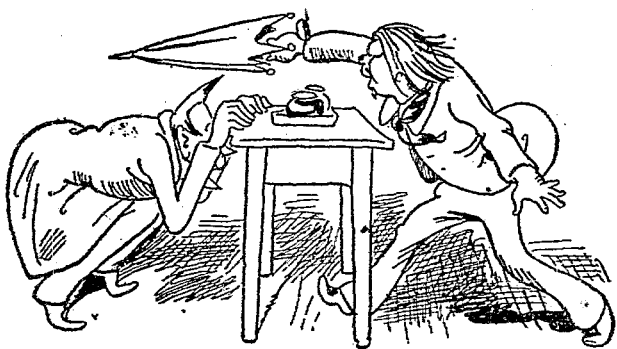


的戰爭開始了。胡塗先生
用他手中的傘做武器，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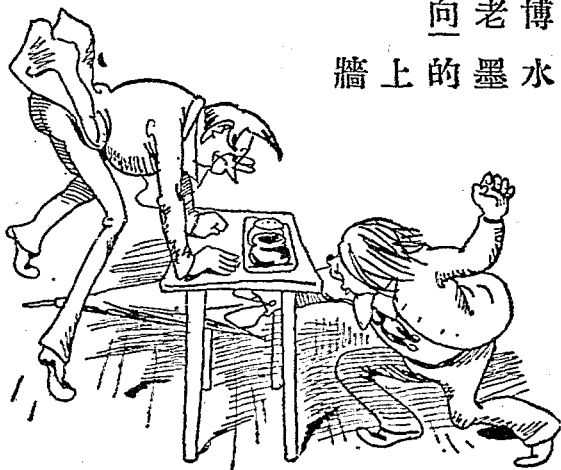
勇敢的向
前進攻。向
老博士據
着桌子做
堡壘。一

個瞪着眼睛氣憤憤，一個伸着舌頭笑嘻嘻，
相持了許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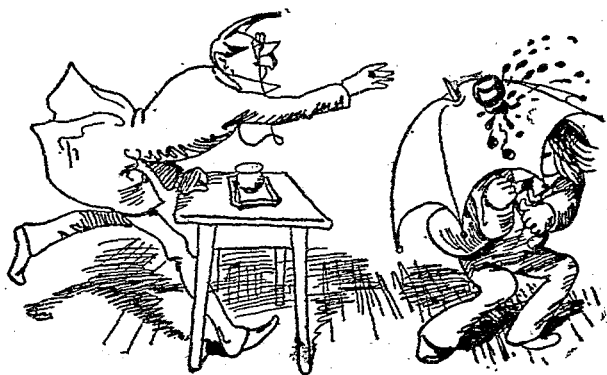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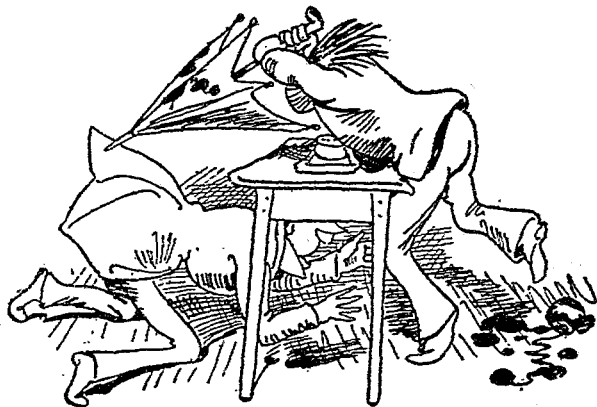
胡塗先生開始進攻了。他由城牆上進攻，向老博士躲到城牆下，他又改由城門裏進攻，趕得向老博士跳到城牆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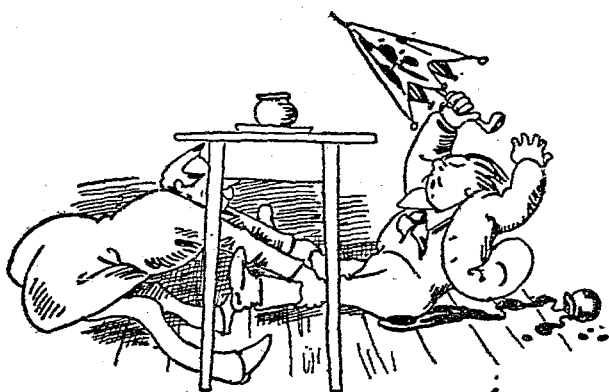


向老博士拾着城牆上的墨水盂當炸彈，照準向着胡塗先生扔去，幸虧胡塗先生眼明手快，忙撐開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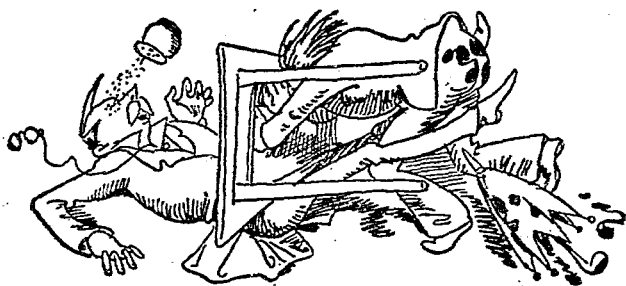
中的傘,暫刻改做盾牌用,向老博士的進攻失敗了,現在胡塗先生又開始進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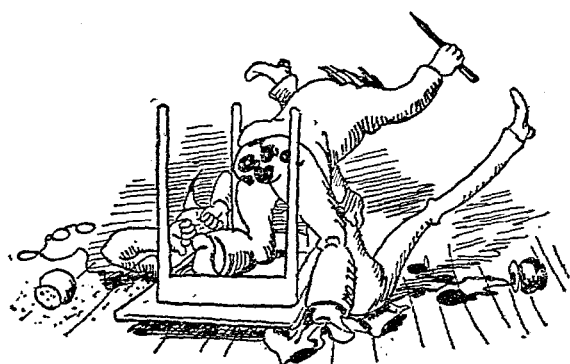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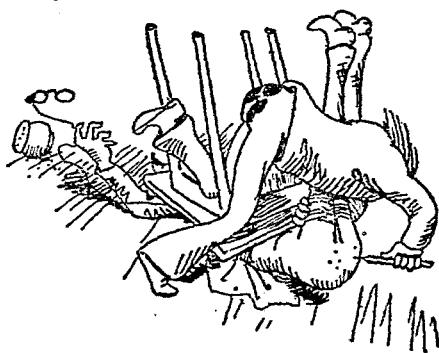
他仍舊由城牆上進攻，向老博士，突出一支奇兵，直出城門，截擊敵人的後路，拖着胡塗先生的雙腳，拖進城去。

好了！城牆被兇蠻的敵人推倒了。城牆上的毒彈，——吸墨水的灰盂——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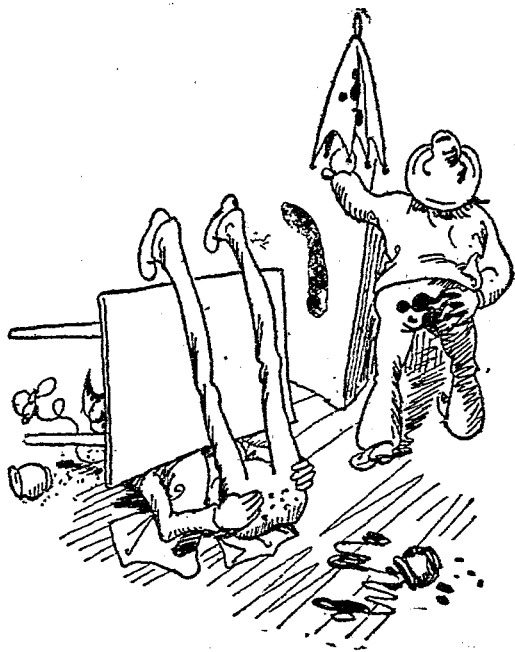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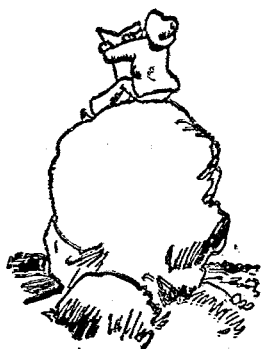
下來了，却巧不偏不倚，盂裏的灰正撒在向老博士的眼睛裏！這麼一來，向老博士壓在城牆底下，戰鬪力全消滅了，自然他是戰敗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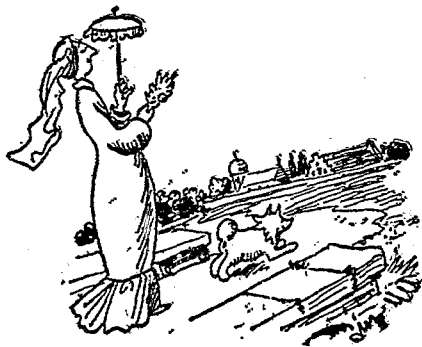
胡塗先生掏出一支錐子,在向老博士的身上刺了許久,這是表示戰勝者的權威!即是給戰敗者的懲罰.於是,這場戰爭也就終結了.



春二三
月天氣清，城
郊之外多風
景，胡塗先生
獨自在野外
寫生。



錦妮小
姐也帶着她的小狗，到郊外踏青。行行重
行行，他們走到了曠野，忽然迎面來了兩
隻兇惡的野狗，嚇得小狗忙向錦妮小姐
的裙裏藏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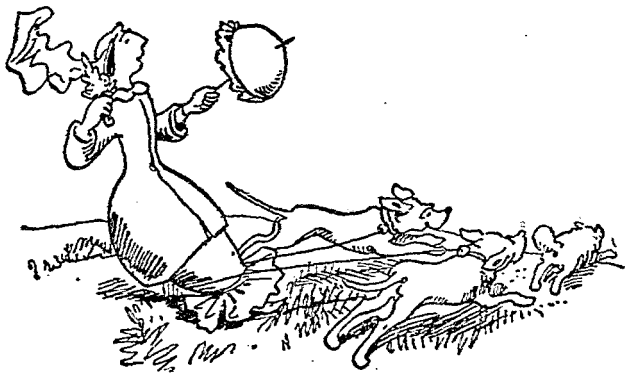


兩隻野狗迎面撲來,却撲了一個空,
牠們回轉身去,仍舊向前追逐小狗,錦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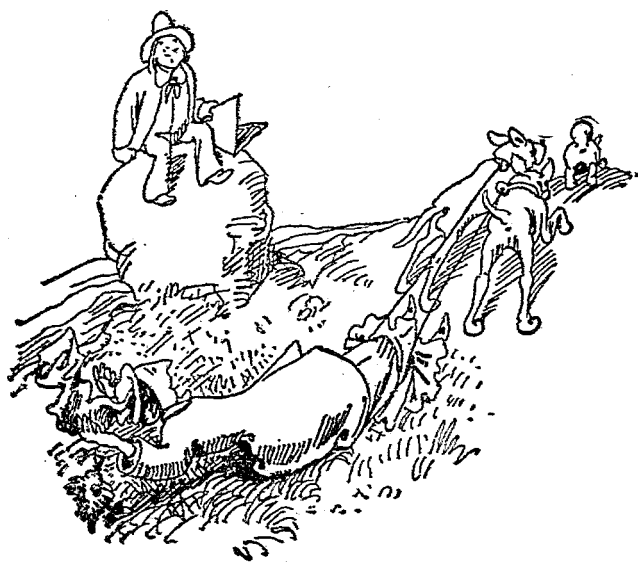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小姐被牠們頸上的繩子扭住了雙腳，仰天跌倒在草地上。小狗在前面逃，野狗在後面追；累得錦妮小姐跟在後面受苦。



這時，胡塗先生正在畫的出神，聽見有女人的號叫聲，他回頭一看：喝！糟了，兩隻野狗拖着一個女子在草地上跑了。





他連忙跳下石崗，掏出小刀，割斷繩子，才將錦妮小姐救了起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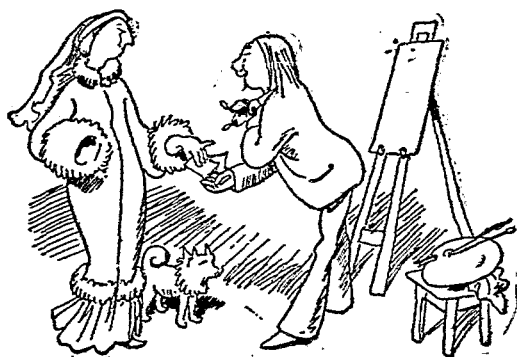
停了一會，錦妮小姐喘息定了，睜開眼睛，看見是一位不相識的先生站在她的旁邊，又害羞、又感謝，她的小狗，也靠在胡塗先生的身旁，依依不捨，表示牠心中感激的情意。





好一會，錦妮小姐才坐了起來，整一整衣裳，斂一斂容，說了幾句應當說的感謝話；又和胡塗先生行了一個握手禮，這才慢慢的分別了。臨行的時候，她還不住的回頭來看他呢。

第二天，錦妮小姐又親自走到胡塗先生的家裏，她恐怕胡塗先生不受她的酬報，便選了幾幅畫，給了他許多錢。胡塗先生怎麼好意想受她的錢；但却不過她的一番盛意，也就受了。



五年之後，有人看見晨曦村有一對很和諧的伴侶，聽說就是他們倆呢。

民國十四年七月發行
民國廿九年六月十版

我的書長篇
圖畫故事 胡塗先生 (全一冊)

◎ 實價 國幣一角五分

(郵運匯費另加)



編譯者 王人路

校閱者 黎錦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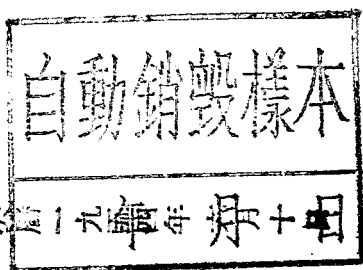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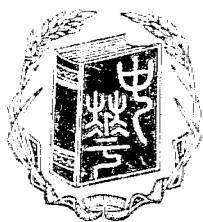
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 路錫三

印刷者 上海美商永寧有限公司

總發行處 昆明中華書局發行所

分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

(統)(三九一九)



(29)

(3813)

0.15